



寻 家 記

王照运等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八个特写、故事。这里有边防战士帮助苗族农民分土地斗地主的故事；有部队医务人员想方设法治好了哑巴、跛子和从小得病的傣族姑娘的故事；有鲁南群众舍身救了一个解放军伤员的回忆；有群众和地方工作人员帮助一个离家十五年，不知家鄉和父母名字的战士找到了家的故事。通过这些故事，反映了亲密的军民关系。

寻 家 記

王照运等著
解放军战士社編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6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字数 24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 3/8 插页 2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20·994

定 价: (5)0.11元

4715-8

目 次

火.....	張文榮 (1)
啞巴說了話.....	張文榮 (8)
一个綉花的荷包.....	蔚 樺 (14)
祖母.....	李苏卿 (17)
“找穿黃衣服的，沒錯！”	韓茂瑛 (20)
雪夜送羊.....	卢振国 (22)
忘不掉的血淚.....	李健葆 (24)
寻家記.....	王照运 (30)

火

張文榮

天黑了，沒有月亮，靠國境綫的山寨里，顯得特別靜。有一條小小的亮光，從一座又空又大的房子里射出來；在那破旧的窗戶上，閃着些一会坐下一会站起的人影子。

“老宋同志，听我說几句。”一位苗族大爹站起來說：“老宋，你領我們分了土地，苗家輩輩都會感激你。明年要賣力氣，來個大丰收。”

“那好呵，好呵！”老宋也用苗語一連說了几个好，又鼓勵大家多想辦法，別錯過毛主席給咱們帶來的好時光。

這里說的老宋，是咱們的邊防偵察員宋占訓同志。他正和老鄉們在一起開會。大家有說有笑熱熱鬧鬧的，都為明年的增產出主意，一心要過好翻身日子。

忽然，在墨黑的寨子里，閃出一道大亮光。跟着，就听有人喊：火，火，救火呀，救……

人們慌了手脚，急忙跑出來。“媽呀！”一位婦女驚叫了一聲，就奔火堆跑去。

“大概是老顧家。”

“是，顧王氏家。”

有的人开始揣测着。宋占訓一轉身，順手抓起一件家具扛在肩上，喊道：

“大家快去救火！散會。”

跑的跑，叫的叫，百十号人一窩蜂似的，拥到顧王氏家去。秋后的地气干，等人們把火扑灭，顧家的房子也就只剩几条骨头架了。

顧王氏气得又哭喊又躁脚，他那六岁的小女儿，也跟着遭了殃：“小不死的，叫你看家，看家，你看个鬼啦！”說着，就要动手打。

宋占訓忙把小姑娘抱起来，說：“大嫂，莫发火，打孩子頂啥用。讓我先帮你母子安頓个地方歇脚，明天我带几个同志来給你修房子。別着急，好大嫂。”

他把顧家母子安置好，問了問失火前后的情况，自己心里很納悶：这火头来得有点怪，屋里連顆火星都沒有就着起来了，燒的又是老顧家，苦命的寡妇；又是在群众开会張罗增产的时候，真怪呀！……

这一夜，宋占訓張眼望房梁望到四更天，也沒想定个妙主張。第二天，他又跟乡里的积极分子在一起研究了半天。有的說，这火燒得怪是怪，不过这老秋天誰也不敢保險不出意外；有的說，干脆不用費脑筋，一定是坏蛋干的。

宋占訓問道：“那天开会，有誰沒到場？”

大家想了想，提出好几个名字，不是被清算了的地主，就是当过土匪的家伙，其中有个叫顧学廷的，当年

顧王氏給他家做長工，結下過仇恨。解放了，顧王氏進步，做了鄉的婦女委員，領頭揭了他的罪惡歷史，他恨透了。昨天聽說顧王氏家失了火，今天樂得又炒菜又喝酒，還說：“看誰再敢做當頭炮！”

宋占訓把這些情況前後一想，心裡就有点眉目了。不過，表面上他倒沒露聲色，只說：“這個，咱們調查調查再說。眼下，咱們要把顧大嫂的房子給重新蓋起來。”

大家一齊動手，割草的割草，砍竹的砍竹，沒兩天工夫，顧王氏的煙囪就又冒煙了。

可是，關於他家失火的原因，還沒找出個結果。宋占訓把顧學廷的情況，了解了又了解，但總不能把他跟這個“火”聯到一起去。

這天清早，宋占訓在鄉里辦點公事，順腳走到顧王氏家，想看看她還有什麼困難沒有。一進屋，正赶上她娘兒倆在吃早飯。

“大嫂，同志們送給你的包谷够用嗎？”

“够，够用，謝謝，謝謝，老宋同志！”

她的小女兒在身旁，一時想不出漂亮話，只顧嗚啦嗚啦地：“叔叔，叔叔，坐……”

宋占訓把她的小嘴巴一扭，小姑娘就嘎嘎嘎笑了。

“喂，小家伙，那天着火的事你还記得？”

“記得，叔叔。我在屋裡玩，牆縫外邊，有道光，一

閃，不多會兒，火，火，好吓人哪！”小姑娘一邊說一邊比划，好象火又從后房上往前着起來了似的。

宋占訓從她的話里聽出點玩藝，就追問：“有道光，一閃？”

小姑娘點點頭，眨眨眼：“是，有道光，一閃……”

這道光是什么呢？宋占訓從屋里出來，到房后轉了一氣，他想萬一能在这里發現點新情況就好了。也巧，他剛一轉身要往回走，在一塊大石頭上有一道光晃了一下。他走上前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塊月牙形的玻璃片，剛才那道光就是它反射出來的太陽光。

宋占訓拿起這塊玻璃片，一邊往回走一邊想，這是哪來的呢，八成是在什麼物件上掉下來的吧？回到家，他坐在自己的竹凳上，把玻璃片放在一張紙上，一道橫一道豎地划來划去，最後圈上個圓圈，歪頭看了又看，“呵，莫非這是手電筒上的？”

想到了電筒，他又覺得自己怪好笑。全乡里，平日連吃鹽巴都有困難，除了他和鄉長，還沒見誰使過電筒呢。難道這“火”跟鄉長有關係？不，鄉長當時在場開會，手電筒就在他怀里揣着。可是，要是不從電筒上打主意，又能有什麼好綫索可抓呢？

有一次，宋占訓到葛顧王氏家一里路的上寨去。在和人們閑聊的時候，聽到一個長工說：“電筒嗎？早先見顧有和可有過的。”

顧有和是當地有名的頑固頭。貧雇農分了他的土

地，他是又扭鼻子又歪臉，一百个不高兴。人前背后常放毒气說：“有一千年的山，沒有一千年的官。”意思是不叫群众和宋占訓他們打交道，說靠这些共产党的汉人是自吃苦头。結果弄得宋占訓他們很被动，有多少用千句好話万担水和群众积下的友情，都叫他給冲淡了。以前，宋占訓也不好出面干涉，只能在背后加勁作工作，依靠貧雇农积极分子揭他的底。現在有了这个新情况，宋占訓就想：这回嘛，毛病要真出在电筒上，咱們可就要不客气了。

晚上回到家，宋占訓把听到的情况，跟他一起从部队来做群众工作的战友們談了，还說要想个妙法借顧有和的电筒来碰碰面才好。同志們說，借的方法怕难行通，要是他不拿出来，那不是弄巧成拙了嗎！宋占訓又提議說，請乡长用自己的去換来看看。同志們說，也不妥，乡长那个是新的，可不能打草惊蛇。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宋占訓和战友們一起，动了好长时间的脑筋，最后他到底提出了个好办法：“这样吧，我去开会，开得它很晚很晚……”

大家一听，都說成成，可以試試看，只要別叫顧有和疑心。

第二天晚上，宋占訓又召开了个群众會議，談土改后应当怎样热火朝天搞增产。开会的时间不短，話說得要空了，他走到窗前看看天色，半个月亮还挂在天上。

“月亮呵，快躲开吧，不然我就談不到用电筒的事了。”

他又走回来，講了几大套道理，最后說：“大爹、大媽、大嫂、兄弟們，今天的会很重要，大家再討論一会儿。”

夜十一点多了，他才宣布散会。这时候，月亮已經躲到山后面去。宋占訓从这儿回家，中間要走几里路。有位苗族大爹就說：

“老宋同志，夜深了，路不好走，你留在我家住吧。”

“不行呀，大爹！就得回去，还有急事要办哪。”

他急急忙忙上了路，等看見眼前有一道用石头砌起的院墙露影了，就悄悄告訴自己：沉着气，到了。

“老顧在家嗎？”宋占訓嘴里說話手去打門。

住在东屋的顧有和沒哼声，他女人在西屋答話了：

“誰呀，宋同志嗎？”說着，几大步赶出来給宋占訓开了大門。

“你看，我真不走运，这大黑天把电筒搞坏了，請把老顧的灯泡先給我用用好嗎？”

这女人早就想跟他拉交情，只是碰不到机会；这次見宋占訓自投門庭，忙說：“有，有，屋里請，我不会用，你自己来弄吧。”

她把电筒交了出来。宋占訓背过臉，把早就夹在手里的月牙形玻璃片，对正电筒一照，——哎，剛好，“破鏡重圓”，电筒蒙子上的碎玻璃又对到一起了。宋占訓說：“好，老顧的电筒真亮，我先把灯泡擰下来用

一下，明天就給帶過來。”

宋占訓回到家，連夜把顧有和的情況研究了几遍，以後又作了些必要的調查，他就給當地公安局寫了一份報告。後來，顧有和就被帶走了。經過審訊，原來顧王氏家的火，真就是他放的。不過，當時賊人胆虛，他把香火插在房草里，拔腿一跑，被房後的大石頭絆倒了。那手裡的電筒，咔嚓，撞到了石頭上。

啞巴說了話

張文榮

你听見過啞巴說話嗎？沒有。讓我講一件新聞給你听吧。

咱們部隊上，有个少尉医助，名叫丛潤滋。他手头上有一种工夫，能叫聾子听到声音，能讓啞巴說出話。其实，說穿了，他这妙法也沒啥奇特，只两个字：針灸！

这医道是咱們祖傳的宝贝。前年冬天，丛医助有机会投了名医，钻研了两三个月。回来，就在他們的小卫生所里，試着治了几个腰疼腿疼的人，效果挺好。

第二年春节前后，丛医助給駐地一个老乡治好了半身不遂症。那人叫陈石头，見自己能走动了，乐得見誰都說：“丛軍医手上有神，你有病嗎？去找他。”

陈石头有个啞巴朋友，名叫陈南生。两人都三十多了，还是一对光棍汉。那天，啞巴見他又能走又能唱，心里着实納悶，唔哇唔哇一个勁叫。陈石头伸伸大拇指，又比比肩膀头，意思是說軍医給他治好了病。

两个人正高兴，丛医助来了。陈石头說：“軍医，我好了，你再不要特意跑路来看我了。”他指指身旁的陈南生，“軍医，你能給啞巴想点办法嗎？”丛医助

說：“我早動員過了，他怕扎針。你勸勸他吧。”說完，他作了個要扎針的手勢，翹翹大拇指，意思是說，你这病，我給扎扎針就好了。其實，他這是大話。當時他還只是從書本上知道，針灸能治聾啞患者。但能不能治好，心里可沒底。

陳石頭幫從醫助苦勸了一陣。第二天，啞巴陳南生就到衛生所來了。

“十個啞巴九個聾。”陳南生從兩歲上，話還沒學幾句，就得了熱病，一連發了十幾天高燒；燒退了，耳朵就連打雷的聲音也聽不到了。眼下要給他治，第一步要把耳聾弄好，完了，再象教小孩子似的，一字字、一句句教他說話。

從醫助拿起了針。陳南生有點怕，向后退了兩步。從醫助輕輕拉起他的一只手，請他坐在凳上。“別怕，一點不疼。”嘴上叨咕着，針就在啞巴虎口上邊一個穴位進去了。啞巴一點沒覺得。從醫助笑着向他翹翹大拇指，“頂好！這是試針。”接着，他就給陳南生的脖子、頭頂、耳旁，扎了好些針。啞巴眯起了雙眼，全身象過電似的，酥——酥——又舒服又心煩。

扎完了針，從醫助把陳南生送出門外，跟他說：“好，好！”啞巴自然聽不到，也回不得話，只哇——哇——走了。

從醫助站在田埂上，望着啞巴的背影，心里想：多痛苦呵！三十九歲的人了，眼見世界一天天越變越新，

可心里啥都不懂，嘴也吐不真一个字……

下午，陈南生又来了。他一进屋，就又叫 唤 又 比划，意思是要再给他扎针。

丛医助见他愿意扎针了，估计可能是有点见效，心里真高兴。可是，他这病怎能一天扎两次呢！他只好笑着作出各样的手势，把哑巴劝回去。

不凑巧，晚上接到通知，团里要丛医助去受训。等他回来，卫生员已经按他的嘱托，又给陈南生针灸过两次了。他赶到陈南生家望望，见他的神态比以前好了，总想歪歪头，甩甩耳朵。

丛医助接着给他针灸。到第七次上，扎完了，哑巴刚转过身要走，他“叭”地拍了一巴掌。哑巴猛回过头，翻翻眼珠，往各处望：啥玩艺儿响啊？

这一下，可乐坏了丛医助。他拿来小座钟，送到哑巴耳旁：哑巴一听那响劲挺好玩，忙抢过去，把耳朵紧贴在钟上，静听：嘀嗒，嘀嗒……

扎过第九次，用器械一检查，证明陈南生的听力已经恢复正常了。丛医助拉起他的手，指指嘴巴，叫：

“八——爸——爸爸。”陈南生也跟着叫：“八——爸——爸爸。”声音挺真的，就是舌头有点硬。等他临走的时候，丛医助站起身，招招手，“再——见——”，陈南生也招招手，“再——见——。”

一个哑巴重见天日了，这件新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左近三村五舍，有聋哑人的，都找到丛医助他们门

上来。他就一个一个給治。不收挂号費，也不收医疗費，医术又高，来的人还会少嗎！后来，到了6月8号，当地报纸在第一版登了条消息，說解放军有个从軍医，能叫哑巴說話。哎呀，这可不得了，一家伙轟动了方圓几百里。要投医的人，手里拿着那份报纸，找到从医助他們的卫生所。一个、两个……一天比一天多。有些远道来的，还背上米，带上菜金，要住在部队里医治。

这可叫从医助作难了。留下住吧，靠前綫的部队医疗部門，还没这規矩，也沒寬裕地方；不留下吧，人家远道奔来了，滿心的信任解放军。怎么办呢？他請示了上級；上級說如果人不多，应该尽量想办法解决。这么一来，从医助他們，除了針灸，还得照料患者的生活：向农业社借房子，給他們住；找木板，給他們搭床鋪；騰出自己的席子、蚊帳，給他們用。

有一天，来了一位老大娘，領着一个看来十分机灵的姑娘。老大娘一进院，抓住一个穿白衫的就說：“我的女儿，十七了，哑了十四五年了。同志，你給显显神手吧。”正巧，他抓到的这人，就是从医助。他把老人和姑娘領到医疗室，問道：“老大娘，你貴姓，住在哪里呀？”老大娘說：“姓陈，我的小女叫陈春治。我們是寨上村人。”“哪里，寨上村？”从医助有点驚訝。老大娘又說：“寨上村。离这十几二十里，走着来，远哩！”“你等等，等等，大娘。”从医助很激动。他把两手捂住額头，不作声了。老大娘楞楞眼：怎么回事呀？

原来，丛医助触景生情，勾起一段往事：

1949年他当卫生员，背着一个带红十字的皮包包，跟部队从北打到南。解放这座海防城市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单位，就是从老大娘那寨上村登陆的。那年，他刚刚十七岁，个子很小。登陆的时候，因为急着往前奔，没在意，跌到深水里了。他两条小腿直蹬，身子一会往上涌，一会往下坠，喝了几口汤，顺水漂呀，漂呀……“就这样革命到底了吗？全国大陆才解放，事情还多着哩！”他费死劲挣扎。忽然，他觉得身旁有人伸过来一只手，说了句什么话，他听不懂。人家把他拖到岸上，他也沒仔細看看这救命恩人，说了声“谢谢”就奔前面跑去了。他是个卫生员，前面枪炮乱响的地方，需要他呀！

丛医助默想了一会。抬起头，看看日历，这天是8月28号，离解放这座城的那个纪念日，还有二个月。时光过得多快，一晃，八个年头过去了。不晓得那个好人过得怎样，多粗心哪，当时为啥不仔细看看他呢！……

丛医助嘘嘘气，搓搓手，对老大娘说：“大娘，放心吧，我保证给小妹妹治好病。”果然，到九月十几号，他针灸过七次，陈春治的病情就大变了。病历上写得明白：听力好，可以辨别发音了，能清楚的说不、碗、虎、头发。妈妈你好、我听到了。但不会利用鼻音。右耳听力稍差，需进一步医治。

可是，叫人奇怪的是，陈春治从扎过第七次以后，十几天不来了。丛医助十分着急，心想：再针灸几次就

好了，怎么不来了呢！碰巧，有从寨上村附近来的人，他就給捎去信，請她千万再来看看。

9月25号，姑娘又来了。一进屋，她比划着自己的耳朵，又撇嘴又摇头，还比划自己的肩膀，作挑夫样儿，口里喊：“爸，爸爸……”呵，丛医助明白了。这是她爸爸叫他挑了太重的东西，累坏了。

丛医助仔細观察一会儿，破格地，一下子就給扎了九个穴位——十八針。这下生了大效。她头晕了几天，又来針灸过几次，到10月4号，耳朵就全好了，学話也快当了。

丛医助教她說：“爸爸，医生說，少劳动，多学話，养几年，就好啦！”她学了几遍，記住了。临走，笑着跟丛医助道別：“謝——謝！再——見！”

从此，丛医助的大名，越傳越广了。

年底，卫生所做了个总结。那上面有这么一段話：聾哑患者，按疗程（十天算一个疗程）坚持医治的，共有二十九人。其中，有四个聾子、五个哑巴，已經痊愈；有两个聾子、十个哑巴，已基本上痊愈；治疗无效的，有聾子三人、哑巴五人。患者职业包括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牙医师……男女老少，全了。有些人来信說，他們工作、生活得很愉快。城里有一位叫廖清仁的，因为我們給他医好了十二岁的儿子，特地送来一面金紅的錦旗，上写八个大字：“仁术高超，聾哑救星”。

一个綉花的荷包

蔚 樺

才調到营部来的卫生指导員林楠，有个非常精致的綉花荷包，荷包上綉着紅花、綠叶、孔雀、白鴿，挺惹人愛。他把立功奖状、紀念章、愛人的相片，总之个人最貴重的东西都放在这荷包里面。我纏了他好几次，他才把这个荷包的来历告訴我：

有个七十多戶的小山村叫玉猛寨，寨里傣族傣大媽的姑娘傣莎，打一岁起，嘴角上就生了一个瘡，慢慢地嘴角烂了，膿血順着嘴流，吃飯喝水都不方便。傣莎到了十多岁还“依依哇哇”地說不清話。十多年来她一直被这病折磨得不象人样，全身瘦棱棱的象根干柴，亲戚朋友見了都暗暗嘆气：“唉！傣莎这娃娃算是完了！”

为了医治傣莎的病，傣大媽不知請过多少个草藥医生，祭过多少次鬼神。老輩子說：人不会說話是金瓶雀不給人灌声音，要去林子里祭金瓶雀。金瓶雀祭过了，嘴角反而越烂越大。早年間，傣大媽听人說县里有个什么医院，哪样病都能医，就是錢要花得多些。傣大媽想：

“只要能把孩子的病治好，就是典家卖产也行！”她咬着牙，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口肥猪，便領着傣莎去看病。卫生院的医官把一口猪的錢完全收下，給了傣大媽一包白